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列子卷六至八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陳增

列子卷六

晉　張湛　註

唐　殷敬慎　釋文

力命第六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

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厄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吴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無爵於吴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

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情而不辯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持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嫡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殖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吉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

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音豎褐音曷方言裋複襦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裋説文云粗衣也又敝布襦也又云襜褕短者曰裋褕有作短褐者誤荀子作豎褐揚倞注云僮豎之褐於義亦通食則粢即夷反糲令達反粢稻餅也味類粃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粃孟康云麥糠中不破者是也蓋謂之粗舂粟麥為粢餅食之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音麗屋棟出則結駟在家熙音怡字林云歡笑也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徳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顔厚矣北宫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卯羽反本或作偊字林云踽行貌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宫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宫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宫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顔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

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北宮子旣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茙菽茙音戎菽音叔爾雅云茙菽謂之荏菽即胡荳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若文軒

之飾終身逌然自得貌後楊朱篇義同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槩意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乆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當割反或作悟者非管夷吾鮑叔牙並頫上人也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本作卲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小白糾之次弟旣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齊無君二

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食亦反）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于況反）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音釋）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

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音古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清已而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欲以

已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愍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

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　勿己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　鄧析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操兩可之説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七刀反　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

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上章同也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騁於一己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天福也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之行得騁一己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飢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戚之而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戚之於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可以生而不生居榮泰之地顧獲長年而早終天罰也顧生

而不得生故曰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願生而更不死也天罰也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必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豈有役之哉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干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無也

平之寧之（平寧無所施為）將之迎之（功無遺喪似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楊朱歌皆謂與己同也）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

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音棘屏上聲除也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竹用反乳汁也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嗣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脩短之期咸定於無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

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鬻熊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音無若何算猶智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楊布楊朱弟也

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音志）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音無下同）壽夭（有壽夭則非命）信理者亡是非（有是非則非理）信心者亡逆順（有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有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理亦無信與不信也）真矣慤矣奚去奚就

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為亦無所為也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此舉無心之極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不為外物視聽改其度也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墨尿音眉方言墨尿江淮之間謂之無賴廣雅云墨音目尿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故也○尿勑夷反單音戰至音咥嘽齒然反咺鄭玄注禮記云咺寬綽貌說文云咺寬閑心腹貌咺許爰反憋妨滅反懯音敷此皆黠詐輕發迂緩急速

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如隨也謂各從其志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魚略反斫音酌婩斫容止峭巇也字林云婩齊也斫齒略反便房連反辟婢亦反便辟恭敬大過也○婩斫不解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魚據反術自以巧之微也摎苦交反㤉口家反阮孝緒云忍㤉伏態貌○忍口交反情露無所隱蔽謇音蹇㥛音棘字林云極吃也方言謇吃也極急也謂語急而吃又云疾也急性相背也或作㥛極皆非也凌誶凌誶謂好陵辱責罵人也說文云誶責讓也字林音聚律反誶音碎此背反誶訥澀辯給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

眠莫典反娗音殄方言眠娗欺慢之語也郭璞云謂以言相輕蚩弄也諈止累反諉如偽反鈍滯也爾雅云諈諉累去也郭璞云謂以事相屬累以諈諉也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讁發讁謂責其過也發謂攻其惡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廣雅云偶諧也自專謂自專擅不與衆同也秉權謂秉用權勢也隻立孤獨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眮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姑危反幾欲之貌成者俏音肖俏似也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

故迷生於俏惑其似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際猶會也言冥昧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不如任自然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

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陟沖反半也下同或陟仲反非也亡亦中中半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役智也亡所不量在智之所知也則全而亡音無喪亦非知音智下知喪同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齊景公游於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千廣雅云芊芊茂盛之貌若何滴滴或作滂滂並皆步邦反流

蕩貌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菜食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棧當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為之棧士限反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

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

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運也

列子卷六

列子卷七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慎 釋文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蹔聚一物之蹔靈蹔聚者終散蹔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關鍵用禮教為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極也

楊朱 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

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夫事為無已故情無厭足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耶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重美惡於己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

也君盈則已降君斂（收聚也）則已施（始豉反此推惡於君也）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為善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也為名則得利者也）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不偽則不足以招利）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去聲限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

眠之所弭晝覺（音教）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亡音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一本猒作足饜音同）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一本作順耳）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手械也）何以異哉（异異也古字）太古

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長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爲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一本作觀○爲善不近名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形所及爲惡不近刑者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

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音無）欲矜清之郵（音尤）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少宗系也）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楊

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窶貧也殖貨殖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足已之所資不至乏匱也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貨財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音撼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

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塞閼聦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與𩕳字同須延反鼻通曰顫顫音舒延反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

行謂之閼往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廢大也去廢虐之主熈熈縱情欲也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

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亡音無九族之親

踈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頻密反)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婑音烏果切媠音奴坐反)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屏上聲)親昵絶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即具反益也)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廣雅云好也)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蒼頡篇云挑謂招呼也說文作誂相誘也誂大了反)之弗獲而後已子産日夜以為戚密造(本作造七到反)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

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恠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音閑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爲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

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違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暫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具存實鄰於死者爲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一本作爲辭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

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敎我哉子産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一篇辭義大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

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偏邊國非齊土之所産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色主反一本作往庖厨之下不絶煙火堂廡之上不絶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

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蹔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子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

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設令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旣聞之矣旣見之矣旣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爲樂邪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爲苦邪則切已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音烽踐一本作蹈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旣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

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無不廢
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閒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
毫利物舍（舍音捨）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
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
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
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嫌其不達己趣故亦相答對也）禽子曰
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魚據切）孟孫陽孟孫陽

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音短）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省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説他事楊朱曰天下之

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古沃反告上曰告發下曰誥）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古本反禹父名本又作鮌）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讐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音戈）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

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

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窮意慮之所爲熈熈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宫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熈熈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毁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慊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

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

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音敎）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如字又音誌下同）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一遙反）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

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

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爲非又知公之爲是故曰至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不敢恣其嗜慾二為名不敢恣其所行三爲位出意求通四爲貨專利惜費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違其自然者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係於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所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

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㟯急筋節急也或作𦟛㟯上音權下區位反睽䰠筋急貌曰㟯音區位切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痟一錯反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房未反縕黂謂分弊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沵○黂亂麻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

纊狐狢音鶴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枲胡枲也蒼頡篇云葈耳也一名蒼耳枲俗音此葈思上聲芹萍爾雅云萍蓱也又苹𧀮蕭也郭注今𧀮蒿也初生亦可食也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里之貴者鄉豪取而嘗之蜇音哲於口慘於腹慘蜇痛也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音絞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猒之性無猒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正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

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絶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列子卷七

列子卷八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慎 釋文

説符第八

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

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以壺子答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即以為解故不復答列子也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報應譬之影響理無差焉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下孟反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湯武愛天下故王

于况反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旣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違理而得利末之有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徒洛反量也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于僞反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末存存末則失本也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失本則亡身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

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是雞狗也彊食靡角韓詩外傳云靡共也吕氏春秋云角試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以求勝也勝者爲制是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耳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樂推而不厭尊己之謂茍違斯義亡將至列子學射中矣丁仲反下同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

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

不專己知則物願爲己用矣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孫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爲之謀能者爲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宋人有爲于僞反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所拜反莖柯毫芒音亡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別彼列反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贍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

為不好呼報反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遇一本作過或作適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亂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

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

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則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音燭乎智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失會者矣智苟不足一本無不字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孟氏父子舍音捨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

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恱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

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荅所以致死）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此荅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擿姦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爲患豈虛言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圜與圓同）流九十里魚鼈弗

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涉水也)孔子使人並(蒲浪反)涯(音崖)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七故反)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志)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

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爲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没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没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荅以善没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乘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爲善味者所別也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言之

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言言則無微隱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濡走故至言去言理自明化自行至爲無爲理自成物自從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音狄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使遽人謁之遽傳也謁告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忘亡則不亡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戒之深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將致矜伐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孔子之勁能拓一本作招淮南子作杓許慎云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皆難也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力也拓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墨子爲守攻公輸般音班服而不肯以兵知公輸般善爲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爲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態也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得爲攻之母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古賣反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敎以祭其子

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音錫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宋有蘭子者史記云無淳博出入爲闌應劭曰蘭妄也此所謂蘭子者以技妄遊者也疑蘭與闌同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屬音燭其脛音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倒投伎者聞之

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謂先僑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張丈反矣伯樂善相馬者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若此者絕塵弭亡爾反轍跡也一本作撤言迅速之極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

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同也一本作供）擔纆薪菜者（負索薪菜）蓋賤役者（蓋賤役者）有九方皐此（一本作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邱（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力移反）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皐）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若皐之所觀天機也

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不顯其見得其精而忘其麤麤與麁同在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見其所見所見者唯天機也不見其所不見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其所視視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

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狐卯丈人謂孫叔敖五勞反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狐卯邑名丈人長老者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惡烏路反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紀力反急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卯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

而越人禨音機祥也又音譏信鬼神與禨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邱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優孟後優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邱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恡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

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牛缺以無吝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音貲言不可度量也賈逵注國語云訾量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擊打也如今雙陸碁也韋昭博奕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碁十二故法六白

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瓊畟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爲眼亦名爲齒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即豎之名爲驍碁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畟音測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爲句食亦反明瓊張中丁仲反反音翻兩擒他臘反魚而笑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褒騆曰報采獲魚也擒字案眞經本或作魚案大博經作鰈比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鰈他獵反今本云擒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鰈不用魚用魚不用鰈字○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飛鳶適音隻墜音隊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

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慬勇）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陵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父音甫下同）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音孫水流飯也）以餔（音晡）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音熙）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音嗣）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

而歐口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

行者也枉屬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偏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子六反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丑救反又非夫子之有而損

言哭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 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濵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

者幾音祈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衣素之衣去聲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音向者使汝狗

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内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猶揚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

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

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
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
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
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
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
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同生）
（是類但自貴而自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
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子膚）

反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亟去吏反數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爲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況自然能衷得失者乎

宋人有游於道一本作宋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

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眉言之所也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又踐可疑之塗其人乃不恱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鈇鉞也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顔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胡沒反古掘字又其月反一本作相非也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意所偏感則隨念想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變故語有之曰萬事紛錯皆從意生白公勝慮亂慮猶度也謀度作亂罷朝而立

倒杖策錣音張劣反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上貫頤錣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音燭著直畧反其行足躓音致礙也株埳埳音坎頭抵丁禮反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並去聲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迷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秉於理撿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

者乎

列子卷八